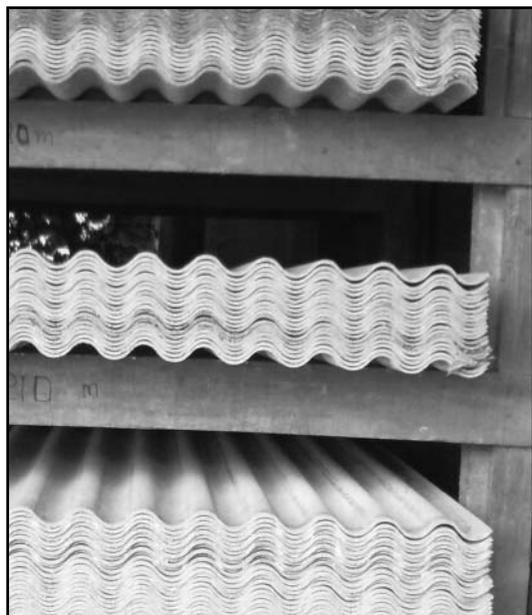


結束思考

在每个国家不同的现实能影响到行动的有些进程的可行性。⁹⁷ 从整体而言，不管怎么样，整个亚洲的很多因素仍然没改变：

- 建筑行业的危险是恶名昭彰的，在大多数亚洲国家，缺乏健康和法规，更很少有人遵守这些法律法规。只要石棉产品还在被使用，建筑业和拆除业的工人就仍然不断接触着危害；
- 使用石棉生产加工的场所和它的下游场所，如施工场地的职业环境，几乎全都缺乏政府监督；
- 国内有很少/没有石棉相关疾病发生率，或者死亡率的数据；资料的缺乏使继续使用石棉成了正当的行为；
- 事实上，石棉相关疾病受害者的赔偿是不存在的；⁹⁸
- 对非正规部门没技术、没文化的工人的致命经济剥削是普遍的；
- 有害的石棉工业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1960年代和1970年代，石棉行业在韩国的膨胀是日本⁹⁹ 和德国的投资所致；随着1990年代管制的加强，韩国石棉纺织品和制动器衬片制造商，把业务搬迁到了中国和其它一些东南亚国家；
- 侵略性的和足够资金支撑的错误信息运动的存在，用行业资助的“专家”举出“巫术科学”来误导政府和消费者；
- 处理国家石棉后患的政府意愿的缺乏；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几十年的不作为；甚至政府承认了石棉的危害，仍然没有处理这些由石棉造成的问题的紧迫感；
- 政府组织间缺乏一致性，比如，公众健康部、劳工和环境部支持石棉禁令，工业部和自然资源部却反对；
- 使用石棉的场所坐落在人口密集地区，污染了当地的空气，将居民置于危险中；
- 几乎都缺乏供给控制的石棉废物处理。

尽管存在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但是没有任何石棉暴露是“安全的”；“有控制的石棉使用”概念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误导性的谬论，



欺骗了毫无准备的政府和纯朴的消费者。那些尚未对禁止石棉作出反应的国家，应该严肃对待石棉给国民的危害，并应该推出强有力的规制措施；就连 0.1f/cc 这样的起限值（TLV），就会有5/1,000的工人死于石棉相关的肺癌；如果TLV是2f/cc，64/1,000的工人会死亡。亚洲需要协同一致的地区石棉行动；历史已经表明，单边石棉禁令将导致危害性的石棉工业技术向那些没有禁止石棉国家的转移，危害那里最脆弱的工人们。

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民主党石棉特别工作组的总秘书Issei Tajima先生，催促亚洲的其它国家不要再犯和日本一样的错误。尽管国际劳工组织已经在1970年指出了青石棉是致癌物的事实，日本国会在1995年才禁止使用它；政府的忽视导致了严重的石棉灾难，然而日本政府继续一味搪塞它的责任，说，它的行动是和当时可以得到的科学知识一致的。Tajima先生说：

“对其它像日本一样推迟它们的响应的国家，我有很强的感触，很多潜在的可以避免的问题，如灾难的增加，包括污染和恐慌将会在世界的其它地区发生。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全球范围内解决石棉的办法，亚洲作为一个集体应该做出响应。”

石棉工业技术向欠发达国家的转移，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行为，它利用了世界上处于最危险中的人们。当一小撮石棉生产商获得了石棉商业剥削利益时，很多国家的工人却在经受着深远的灾难：制造、拆毁和处理石棉一直是他们的噩梦。只有在能够向外转嫁比如石棉受害者赔偿和医疗救治方面的巨大成本，石棉才能够和其他的安全材料进行竞争。石棉的继续使用是违反人权的，这点毫无疑问。跨境运载生石棉纤维，污染了的产品，污染了的废弃材料和有毒船只，显示了对国际管理机构、地区协定和国家法律的藐视及非法漠视。过去由于使用石棉带来的问题

仍然在工业化世界持续，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还在允许使用这种被公认了的毒素是难以理解的。

就算禁止石棉运动在整个亚洲扩大声势，有的国家政府仍然不能，或不愿意对这种有害物质强力执行国家限制。不过为提高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巴基斯坦和越南的工人的意识，由受害者群体、工会、医学专家、公务员和学者做出了重大努力。未来不再对这致命的粉尘留有余地；它既不可持续也不可转移。正如全球数百万的石棉受害者已经学到的一样，制造污染的人很少承担补偿的义务；使用石棉的真正代价都由个人、家庭和社区承担了，国家面临着与石棉相关的健康和清除污染的巨额帐单。减轻石棉相关疾病带来的负担的最好办法，就是禁止石棉；石棉是过去的材料，应该被弃入不可信任的过时技术垃圾筐里；一个没有石棉的未来是可能的。

